

评 判 沈 编

井 台 会
二 县 令
花 魁 从 良
富 春 院
一 计 害 三 贤

第十五集

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

评 剧 汇 编

第十五集

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

前　　言

评剧是流行在东北、华北主要剧种之一，源虽不远而流则较长。它所流传的剧目，也是我国艺术宝库中一份珍贵的财富。鉴于此，我们把将收集到的二百余个剧目，加以整理、校订，分册印行。力争在近年内完成这一工作。

由于评剧受到历史及各方面的局限，它的剧目良莠不齐。我们在收集、记录、整理时，除对明显的糟粕处进行必要的删改外，尽量保持其历史的原貌，以期保存和提供给有关文化部门、戏曲团体、艺术研究单位，做为研究的资料。当然，其中不少剧目，也可直接或经加工整理后，用于演出。

本书编入之剧目，多系十年动乱之前，我们从沈阳、北京、天津、唐山等地文化部门，戏曲团体以及评剧艺人之手收集或记录下来的，其中不少剧目原始情况已无从考证。因而无法按剧目产生时间顺序编排，并漏掉部分编著者的名字。

评剧剧目十分浩繁。我们收集工作还不够普遍、深入，尚缺少许多剧目。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此汇编也一定存在不少问题和错误。因此，殷切希望热心于评剧事业的专家、同行和读者，不吝向我们提供新的剧目和线索，并对此汇编给予指正。

本汇编由王士笑、董宝琴主编。

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



目 录

一计害三贤				
富 春 院				
时 满 德 云 鵬				
花 魁 从 良				
成 兆 才 编 剧				
二 县 令				
成 兆 才 编 剧				
井 台 会				
鲜 李 灵 震 等 整理				

(1) (17) (53) (79) (101)

井 台 会

内 容 简 介

刘高进京献宝封王，驾坐晋阳关，十六年未捎家书。其妻李三娘依兄嫂度日，受嫂虐待。一日，李三娘正在井台打水，跑来带箭白兔一只，遗箭而去。后有小将追至，与李三娘搭话，方知为其生母。小将正是李三娘在十六年前所生之子，乳名咬脐郎，被其嫂抛于池塘，后遇救送至汾州，现已成人身为小王。小王回禀其父，始得夫妻、母子团聚。

评剧传统剧目。

人 物

王 起 (简称起)
王 义 (简称义)
王 彪 (简称彪)
王 豹 (简称豹)
王 二 (简称王)
刘承佑 (咬脐郎，简称佑)
李三娘 (简称李)
太白金星 (简称金)

第 一 场

〔四将起霸报名。

起 王起。

义 王义。

彪 王彪。

豹 王豹。

起 众位将军请了。

众 请了。

起 千岁升帐，你我两厢伺候了。

众 请。

〔发点，上四文堂，刘承佑。

佑 (诗) 头戴一顶紫金冠，

身穿铠甲扣连环。

坐下一匹白龙马，

父子驾坐晋阳关。

小王刘承佑，父子驾坐晋阳关，今乃岳氏皇 娘寿诞之

日。父王命我行围采猎，打来獐狍野鹿，好与皇娘祝寿。站堂君！

众 啊！

佑 唤王二进帐。

众 王二进帐。

王 噗！（进）参见千岁。

佑 罢了。

王 将末将唤进帐来，有何差遣？

佑 吩咐三军，多带鹰鹞细犬，荒郊行围去者。

王 噗，众将听者。

众 啊！

王 千岁有令，满营众将，各带鹰鹞细犬荒郊行围去者。

众 噗！

王 启禀千岁，传令下去。

佑 外厢带马！

王 噗！〔众上马介，圆场下。

第二场

〔上太白金星。

金 （念）修仙练道，

自在逍遥。（小坐）

（诗）高高山上一清泉，

青石板儿盖得严。

有人饮了清泉水，

不是大罗亦神仙。

吾乃太白金星是也，飞在本位打坐，一阵心血来潮。不

知为了何事？待我算来，（算介）原来是李三娘母子，今该相会，待我点化便了。

（唱）打坐本位心血来潮，

原来是咬脐郎母子相会在今朝。

照着空中吹法气，（玉免上）

点化玉兔作引桥。

脚踏祥云带玉兔，

随我一到汾州荒郊。

带领玉兔汾州奔，（下）

〔串钟，四文堂、四将、王二引刘承佑上。〕

佑 （唱）脐郎打围到荒郊。

从晨行至天过午，

未见麋鹿与獐狍。

吩咐王二撒围场，

山林内跑出玉兔奔城郊。

叫声王二与爷打，

打住了白毛玉兔咱好还朝。

王 遵命。

（唱）答应一声说知道，

叫声三军你听着。

快撒鹰犬捕玉兔，（众军撒鹰介）

却怎么鹰犬不把玉兔叨？

佑 （唱）叫声王二看过爷的雕翎箭，（王二递箭介）

忙把雕翎手中操。

照准玉兔射一箭，（玉兔叨箭杆跑下）

小玉兔让过箭头把箭杆叨。

叫声王二与爷赶，

赶回雕翎箭爷好还朝。

王 (唱) 答应一声说知道，

急忙上了混海蛟。 (上马急下)

佑 (唱) 鞭稍一摆人马动， (众将、文堂等下)

追回雕翎我好还朝。 (急急风下)

第三场

〔上金星、玉兔。

金 (唱) 用手点化一只笔，

箭杆以上把字描。

上写二八十六载，

母子相逢在今朝。

吩咐玉兔井台去，

把箭扔进盛水的筲。 (下)

(四将，跑马圆场，王二、刘承佑，领文堂，趟马下)

第四场

李 (内白) 〔李三娘上。好冷的天哪！

(唱) 数九隆冬雪花飘，

受苦的李三娘去把水挑。

天爷降雪不是雪，

分明是降下杀人的刀。

伤心不把别人怨，

埋怨我的丈夫名刘高。
你往汾州去进宝，
十六年来书也未来，信也未捎。
将奴撇在徐州沛县，
在哥嫂家中受煎熬。
哥哥待我还罢了，
嫂嫂待我心太刁。
她叫我白天担水十数担，
夜晚研磨到五更敲。
粗茶淡饭也不管饱，
天降大雪衣衫薄。
叨叨念念来得快，
井台不远来到了。
迈步我把井台上，（上井台）
两头放下盛水的筲。
奴把双袖忙挽好，
十指尖尖我把轱辘摇。（打水介）
用力打满两桶水，
浑身发软我的脸发烧。
三娘井台来歇脚，
〔上兔。将箭扔在水桶内下，急上王二。
王 （唱）王二催马来到了。
开言便把贫娘叫，
我的言语你听着。
捡去玉兔你吃肉，
还我雕翎我们好还朝。

李 (唱) 三娘摆手说我未见到，

王 (唱) 倒把王二怒恼了。

用脚踢倒杉木桶， (王踢水桶介)

桶里露出箭一条，

正与贫娘来争吵，

[上四将、四文堂、刘承佑。

佑 (唱) 小王催马来到了。

我命你追赶白毛兔，

你为何与那贫娘闹吵吵？

王 千岁。

(唱) 千岁爷命我追赶白毛兔，

赶来赶去不见了。

正遇贫娘来挑水，

我用脚踢倒杉木筲。

千岁若是不凭信，

硃红大字箭上描。

佑 (唱) 用手接过雕翎箭，

从上而下仔细瞧。

只见一去无有字，

一回来， 硱红大字上边描；

上写二八十六载，

母子相逢在今朝。

哦哦哦。

看罢雕翎心烦恼，

将箭就往壶内着。

开言便把王二叫，

你叫那贫娘马前把话学。

王 (唱) 王二开言把贫娘叫，
 叫你马前把话学。
 话回好了爷有赏，
 话回不好定打不饶。

呔！那一贫娘千岁命你马前回话，你要小心了。

李 哟！

(唱) 三娘井台正然歇力，
 忽听得人马闹吵吵。
 他叫我马前去回话，
 鞍前马后小心着。
 战兢兢我把井台下， (大圆场)
 下了井台用目瞧。
 但只见前呼后拥多么威武，
 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高。
 当中闪出一匹马，
 马鞍桥坐着一位小英豪。
 只见他太子金盔头上戴，
 雉鸡翎尾脑后飘。
 前发齐眉后发盖颈，
 眉清目秀小英豪。
 身穿锁子连环甲，
 护心宝镜放光豪。
 左挎弯弓右带箭，
 马鞍桥斜挂斩将刀。
 虎头战靴银跟衬，

打马的鞭子手中操。
坐下一匹白龙马，
好一似出了水的混海蛟。
看年纪不过十五、六岁，
威风凛凛身量高。
看见鞍桥思骏马，
想起脐郎我的姣姣。
眼前若是我的姣儿在，
他也有军爷这么老高。
常言说走遍天下一个礼，
我何不上前猫猫腰。
李三娘走上前来飘飘拜，（拜介）

佑（唱）倒把小王拜坏了。
在马上栽了几栽晃了几晃，
几乎掉下马鞍桥。
在朝中文武也曾把我拜，
却不见贫娘她猫腰。
莫非说她的命大我命小，
再不然她的命厚我命薄。
想罢多时下战马，（下马介）
叫声王二你听着。
你叫那贫娘马前回话，
千万坐着莫要拜了。
王（唱）王二开言把贫娘叫，
再叫贫娘你听着。
千岁叫你马前去回话，

千万坐着莫要拜了。

佑 王二！

王 千岁。

佑 吩咐三军卸鞍放马！

王 嘘！三军们，山后卸鞍放马！

众 啊！（同下）

佑 这一贫娘，这样大风大雪，为何来到井台挑水？家住哪里，姓氏名谁？慢慢讲来！

李 军爷若问哪！听我道来呀！

（唱）我家住徐州在沛县，
李家庄内我住着。
我父名叫李百万，
我母王氏好把香烧。
我哥哥名叫李洪信，
张春依就是奴的嫂嫂。
父母与我把亲订，
许配丈夫名刘高。

王 呀！（举刀欲杀李三娘介）

佑 王二！你这算何意？

玉 她提起老王爷的名讳来了。

佑 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，真乃大胆，放肆！还不与我退下！

王 是！

佑 这一贫娘莫要害怕！那是我手下一员偏将，你慢慢的讲来。

李 可吓死人也呀！

(唱) 不幸我家遭天火，
又无吃来又无烧。
二老爹娘下了世，
到哥嫂家中常住着。
我哥嫂起了悔婚意，
叫我丈夫瓜园去降妖。
瓜地得了三宗宝：
盔铠、甲胄、雁翎刀。
他往汾州去进宝，
十六年书也未来信未捎。
将奴撇在徐州沛县，
在哥嫂家中受煎熬。
白天挑水十数担，
夜晚研磨五更敲。
那夜晚研磨研到三更后，
产生刘门后代一条。
磨房内又无刀子又无剪，
我咬断了脐带用罗裙包。
起名就叫咬脐子，
又恐怕哥嫂知道不肯饶。
多蒙窦成把儿抱，
送往汾州他不辞劳。
到如今想来整整十六载，
但不知他父子见着没见着。

佑 (唱) 闻听贫娘讲一遍，
低下头来暗斟酌。

莫非说她是我的亲娘到，
却怎么岳氏皇娘还在朝？
说她不是我的亲生母，
却为何我家之事她摸得着？
我左看右瞧难分晓，
我何不叫她把家书捎。
你言说你的丈夫在汾州住，
你为何不与你的丈夫把书信捎。

- 李 (唱) 山又高来路又远，
纵有书信也没有人捎。
佑 (唱) 贫娘有书只管写，
小王情愿代代劳。
李 (唱) 我与你一无亲来二无故，
怎好把你贵驾劳。
佑 (唱) 说无亲来又有故，
这内中有个原故你摸不着。
你夫与我父是一拜，
你儿与我同过学。
论起来你还是我的老盟母呢？
这个盟儿带书也带得着。
李 (唱) 闻听说是我的盟儿到，
走上前来拉住衣袍。
如同见着我的亲生子，
母子相逢怎不心焦。
我有心与你的盟父把书信写，
无有纸墨怎把书描。